

窗小孩的故事

□赵卯卯

小女孩儿在雪白的纸上，很用心地画了一扇窗户。

木制的窗身，干净透明的玻璃，并且她还很认真地在窗身上，画了好看的藤蔓。

这可真是扇漂亮的窗户，一定要涂上好看的绿色，小女孩儿想着，转身去找彩笔，可是等她再回来的时候，桌上只剩下一张孤零零的白纸，纸上的窗户不见了。

没人看见，窗户是随着窗外的风飞走的。

风一路吹着窗，一个木头小孩儿窗，就是嘛，窗才刚刚诞生，它还只是个小孩儿。

窗小孩儿像世界上所有的小孩儿一样调皮，它不停地上的风上翻着跟头，前空翻360度，后空翻720度，前空翻720度，后空翻360度……

“风啊，风啊，厉害的风！”窗小孩儿大喊。

风一高兴，就会朝着它使劲儿地吹，把它吹得高高的。

“风啊，风啊，大马一样的风啊，驾——”窗小孩儿又得意地大喊。

风就不乐意了，它是风，无所不能的风，它可不是什么人的大马。

风生气地抬起脚，踢了一下窗小孩儿的屁股。

“哦——呀呀——”窗小孩儿尖叫着向上飞去，不过很幸运，它恰好落在了一

朵云上。

“做我的窗户吧！”云说，“我能带你游遍全世界，而且说不定哪天，我一高兴就会带着你飞出地球呢。”

窗小孩儿喜欢这样的冒险，它痛快地答应了。

和云在一起的日子还不错，每天白天推开窗，它们就能看到大地上的情景，起伏的山峦，连绵的森林，小小的村庄，还有车水马龙的城市……

而到了晚上，满天闪烁的星星，又会布满头顶，窗小孩儿就觉得自己掉进了一条光的隧道里。

可这天晚上，没有一丝星光，半夜里，空气突然变得寒冷潮湿起来，云变得越来越沉重，于是开始向下坠落，窗小孩儿被惊醒了。

“怎么了……怎么了……”窗小孩儿还没有说完，四周就响起了哗哗的雨声。

窗小孩儿的云就这么消失了，它们甚至都没来得及告别呢。

雨停了，太阳出来了，四周闪着明晃晃的光，窗小孩发现自己正躺在一所空空的老房子屋顶上。

“做我窗户吧，虽然不能四处漂泊，但我可以给你讲故事听。”老房子瓮声瓮气地说。

每一个小孩儿都喜欢听故事，窗小孩也不例外，就这样窗小孩做了老房子的天窗。

老房子旁有一棵开花的大树，每天都有洁白的花瓣，坠落到窗小孩儿的身上，淡淡的清香，柔软地覆盖在它的身上，窗小孩觉得整个人都沉醉了。

到了夜里，所有人都沉入梦乡，老房子就开始慢吞吞地讲遥远的故事。

那些故事简直比它自己都要古老，这让窗小孩很着迷。

时光像水一样缓慢地流淌着，窗小孩儿一天天长，那些故事慢慢填满了它的心，但不知为什么它却觉得心里多了一个洞，而且那个洞越来越大。

那天是个黄昏，老房子里来了一家三口人，当那个小男孩走进老屋的时候，窗小孩的心突然颤了一下，啊，那是一个看不见光的小男孩。

那家人留在了老房子里，他们换了新床单和窗帘，他们清洗了地板，清洗了所有门窗，当然也包括窗小孩。

妈妈对小男孩说，阁楼上的房间有个天窗，很小，但很明亮。

“妈妈，我要住在阁楼上。”小男孩说，“那样，我就会离星星更近了。”

小男孩最喜欢的事就是躺在小床上，望着窗小孩，但窗小孩儿知道，他看不到自己。

那个念头就在一个星光满天的夜晚冒了出来。

窗小孩儿要做一夜小男孩眼睛的窗户。

窗小孩像缕光一样，跳进了小男孩的眼睛。

小男孩眨眨眼，就发现眼前慢慢亮了起来，老房子，阁楼，窗台上的光，透明的玻璃，玻璃外面宁静而安详的夜……

那晚的一切对小男孩来说不仅仅是一个魔法，更是一个秘密。

窗小孩儿在朦胧的清晨离开了小男孩，离开了老房子，它记得来时的路程。窗户开着，小女孩儿睡得正香甜，床上贴着一张月色城堡的水彩画，城堡很漂亮，但是阁楼上却少了一个小小的天窗，一个可以恰好放下窗小孩的地方。

在跳进那幅画的瞬间，窗小孩儿本来空荡荡的心一下被什么填满了。

是什么呢？窗小孩儿自己也说不清。

赵卯卯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有小说、童话发表于《儿童文学》《少年文艺》《读友》等杂志，出版长篇小说《我的，我的》《阿鲸的世界》《6点30分躲进屋子里》《时光隧道里的大头男孩》《夕阳背后的世界》等。曾获第十八届天津图书奖，2022年度“中国好书”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，《儿童文学》温泉水杯童话大赛金奖。

酒被海风吃得到处都是

□丁真



郑志利 摄

1

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夏天。直至8月底，都没有台风的丝毫迹象。对于一个东海上的小岛来说，一则喜，一则忧。喜的是无风行船不担心会停航，忧的是这会意味着热，尤其在岛上。

果不其然，才出船舱接触到地面，脚底就升腾起一股水汽，加上被四面八方吹来的海风刮翻了遮阳物，阳光直射面部，热刺激使得体内迅速产热，分布在全身各处真皮层下的汗腺分泌出大量汗液，从头皮、鬓角、鼻尖往外冒，更是顺着脖子前胸后背如水注般往下流，仿佛下一秒，人就直接能融化成一滩水，并转化为水蒸气被阳光吸收完毕。连渣都不剩。

到大陈后，我不断思考着。

我们为什么爱来大陈？

谁也说不清。这个问题一旦在心里扎了根，让我纠结起来。好像正确答案很多，哪个都可以，又好像正确答案就是那一个，呼之欲出，但话到嘴边就是想不起来。这种感觉让人很煎熬，尤其是对我这样的急性子来说。

下船后，我把这种急躁心境归结为天气。仿佛是太阳、空气和水泥地面带起了

节奏，视觉中只见白晃晃的景，如同白噪音在海面上打起的波纹，让我想起某个朋友提到过的某个词——离岸流。一条海浪，自远而近奔来，白线中间隐匿不见的线段缺口，就是离岸流。这个缺口，在涨潮时最明显，是把人拖向深水的罪魁祸首。

天暗了。没有了晚霞。梅花湾内，几条停泊着的小船，在岸上通明的灯光照耀下，摇曳着黑影。

夏天。海岛。

玻璃杯外流淌下黄色的泡沫液体，像同桌姑娘的眼睛一样晶亮。青垦餐厅楼下，女歌手高亢的歌声飘浮到空中，沿着环岛公路，闪电一般插进周边的石头屋里，得到了回声。沉睡的岛屿在歌声中醒来，释放了灵魂里的梦境。看似热闹喧嚣的岛屿里，原封不动地保存着古老的梦境。梦从楼梯爬上来，不留痕迹，趴在酒杯上看着畅饮的人们，没有声音。

当一杯走到玩数杯，时光开始恍惚起来。

酒被海风吃得到处都是。

船影在光亮下晃动。

岛屿不断编织关于梦的故事。

压着石子的屋顶上方，飘着食材的鲜味，小飞虫盘旋飞舞，打乱了举杯的节奏。

灯光把三三两两的身影拉长。酒杯在舞蹈。不再有星辰，不再有天空，不再有道路。在多巴胺的刺激下，海面的风吹来了令人着迷的美好气息。

天空的尽头。

万物蓬松。

2

月亮升起的时候，在大陈。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上岛的某个情景，或某些情绪，把在抚今和追昔、想象和回忆之间摇摆的某种纠结，最终捕捉到小说式“后异域主义”快照。

无说是否诠释、是否渲染、是否解读，在大陈岛，幽闭、离岸流，这些字眼，如灰色突然掐住我的脖子，把我往黑暗深处拖去，当我睁开眼，没有成为溺水的人，梦想的一丝光亮竟让一切成为了可能。

玻璃杯面映射出我昏暗的影像。眼角的微咸水让影像愈加模糊。我擦拭酒杯，擦拭自己的眼睛。我看见自己的脑袋，这个近似球形的东西，在摇晃着，纸板似的面具一点点剥落，一缕头发挂了下来。

简短的乐曲响起。

音乐是存在的理由。越来越多的人为音乐驻足停留。我们所爱恋和不曾遗忘的人们都在此休憩，这一段旅程变得虚无。

我的身体开始发生了变化。

就像环境的改变一样。

海风在梅花湾自由行走。夏天。风中酒的气味让空气变得透明，岛上的植物发出沙沙声。我听到了五官在黑夜里轻快地交谈。我像一个骑手，即使被捆绑在城墙之上，也对敌人昂起高贵的头颅，鼻子里充斥着大蒜味、生姜味、小葱味……

沙沙声过去后一片寂静。

黑暗中，什么也不存在。

什么也不存在。

3

昏暗的路灯下。露天排挡。

有人坐在塑料凳上，平静地抽着烟，胳膊肘拄在塑料圆桌上，衬衫在玻璃酒杯后头亮得晃眼。

有人坐在塑料凳上，消磨着时间，盯着玻璃酒杯，杯内的冰啤酒因外部温度差产生的水汽，紧紧贴在玻璃杯外壁。他们

喃喃自语，在海风吹到的地方，能听到酒的语言。

还有人坐在塑料凳上，放肆地享受着逃离般的快感，仿佛身处某种意义的场所，地球上极为少见的场所。云层快速流动，摩擦着这个岛屿上的山、树、公路。

这是八月的一个美好的夜晚。地平线与地平线间的星座清晰可见。白天的炎热一直延续到星星上，海风夹带着啤酒麦芽香气微颤着，拂过我们的脸。毫无知觉地，脸上的小绒毛上沾上了一层低度酒精蒸发的水汽。

4

梅花湾的人渐渐少去。

夜已深。

黑夜里，海浪呈一条细长的白线，一条又一条卷向岸边，每一条白线中，都暗藏着一个或多个离岸流，我盯着这些离岸流，带着一种惶恐的热望，搜寻着，它究竟带走了什么。

在湾内向海驻足，我并未垂下眼睑，聆听海风无声地述说，我一言不发，对海风的倾诉没有任何答案。很久很久以前，就已经没有人能回答，来大陈，是来发现什么、寻找什么、得到什么。当我们去追溯大陈的过往时，我们会回到那个原点，在记忆深处，那个原点让人痛苦的画面就会闪现，空荡荡的岛屿，看不到生灵出没。

我骤然惊醒。海平面上，月亮又小又圆，象牙色，仿佛还在动。不远方，白线涌上来又消失，离岸流带走了被圈禁的噩梦，宇宙给予了微弱回音。

我开始发声，假装和海风说话。

海风不再与我对话。

所有的光线都隐没了。岛屿的第一天，结束了。

岛屿的第二天，开始了。

丁真

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作品发《江南》《红岩》《西湖》等刊物。出版个人短篇小说集《偶尔偏离一下的生活坐标》等。